

牛還

天津大公報發行

拙

牛還

島工課

天津大公行發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初版

生 還 全一冊

定價

外埠平寄郵費二分半
黃道林紙 每冊國幣 七角
報 紙 每冊國幣 五角
外埠掛號郵費一角一

著 者 鳧 工

印 刷 者 天 津 大 公 報 館

法租界三十號路
法租界三十號路

總發行處 天 津 大 公 報 館 出 版 部

分發行處 上 海 四 馬 路 大 公 報 分 館

分 售 處 各 地 大 公 報 分 館 分
銷 處 國 聞 週 報 分 發
行 所 及 各 大 書 局

未經著者同意此書不得
改編劇本或電影或編譯

叙

這一件故事原先連載於天津和上海兩處大公報上。現在得以書冊的形式，重與讀者相見。故事已經說完，說故事的人應該閉住口。

但許多朋友的美厚之意不在此提及：去年靜夜的川江輪舟上，受了王平秋先生名雋談話的感發，我在一剎間拋棄了一個已成的意構而採取這故事的輪廓。其餘材料是我平日所儲藏的；不過其中最最小一部分，則是我開出項目，由陳玉樹先生代為搜集的。封面的裝飾是陳之佛先生所繪，書名則是另一位陳先生所題。太公報社中，胡政之，張季鸞，汪松年，許荳伯，許君遠，楊敬慈，張琴南，金誠夫諸位先生，或督促鼓勵我寫完此稿，或在整理，印刷，校勘各方面給我極珍貴的助力。這是我所能數得出的諸位。必定還有助我的許多位，但因各居異地

，各分工作，未曾通問，他們的大名遂爲我所不能數用。謹於此一總懇切申謝！

最後，哀念我

母！

此書在重慶開始屬草，旋往成都，繼續寫了三章，皆已

寄至天津。去年八月十六日下午七時，猝接 先母逝世之電，我即電津，請大公

報勿將此稿發刊。而這稿中未寄的幾葉隨我同在飛機中東返奔喪，此稿續完，今

復歸戎冊子， 先母見棄忽忽已十六個月！假使這本小書可以紀念，願獻之於我

母！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八日，南京記。

著者

一

在南京下關車站開行的夜快車，像神話裏所傳的怪龍一樣，怒吼着，騰擎着，向東方直衝。它時而沈默的拼命跑，時而發出橫厲的呼嘯，似乎要突破這無盡無涯的大黑夜。現在它在南翔站上停了。天色已經清亮。清晨的陽光正打算在霏微霧氣中轉側。龍不吼了，但在哮喘。它似乎有些疲乏，但精力依舊興奮。它似乎對於獲得這麼點兒的光明仍不滿意，所以還是噴洩怒氣還是在隱隱的咆哮。如若這一列火車可以比作一條龍，那麼，車中所載的旅客便是龍身上的虱子。在睡

車裏的老爺，老闆們好像虱子長在龍腋下的，軟溫溫從雪白被褥中起來洗過了臉，也許還在溫習夢中擁抱的甚麼之類。至於那些三等車裏的客人，只好勉強比作龍尾龍爪上的可憐虱子。一個挨一個的擠坐着，伸出打熬了一夜不眠的腦袋看看窗外面的景物。早上峭料的風從半黃半綠的草樹兒上吹來，又把這些腦袋吹縮進去了。

吼呀，吼呀，火車終於到達了上海的北站。亂哄哄虱子似的人從月台裏推排到柵欄口上出來。雖然這個時候正是上海人睡得蜜糖兒似的，北站的出口上却是得緊張得生氣虎虎。在這塊地方只看見憑氣力吃飯的人們用全力活動爭取他們一天的澆裹兒。這時候，這地方，沒有寄生蟲型的人們足跡。這個喧嘈，勃鬱跳躍的周遭只屬於一個氣力的中心。

三等車裏的客人羣中，篩出來一個小夥子。這小夥穿了一身瀉了勁的洋服。

他手上提了一個小小的黃牛皮匣子，走到站口鐵棚的簷下立住了。

正對他的面前是祥生汽車行租車分站。幾十部淺碧色噴漆的車子，正嗚嗚緩緩載着客人分駛出去。一些後到的旅客也正一堆堆走向汽車站去叫車。不是頂便當的事麼？一塊兩隻角子，無論遠近送您到家，更不向您多麻煩一個字兒！

——噹噹噹！……

界路上的電車駛過停了。電車並沒有響鈴。却是記憶中的噹噹幻覺把他從躊躇裏喚回來了。提了皮匣趕緊跑出站，跳上電車，又隨着轉去。許多的街彎過了，許多沒有開門的店戶退後了。經過白渡橋，黃浦灘的那副不尷不尬的景緻又映進他的眼睛了：中國銀行那所舊式的房子擠在一排大樓之間，好像個矮老太太受委曲似的與少艾爲伍。凌霄的沙遜房子挺立在南京路口，從高層花網石牆面上鋼窓的長方洞中露出澈夜未滅的燈光所映的窓紗艷色。一眼閃進南京路裏，還只是

靜悄悄的沒得幾個人。柏油路躺在兩排閉了眼睛的洋行公司中，一齊仍然好睡。獨有匯豐門前的銅獅子，昂起頭老不睡。江海關鐘樓聳在曉霧中。鐘面子像一個睜了眼的胖和尚圓臉，也彷彿打瞌睡。又彷彿低瞅着對面上的赫德銅像，奇怪這個老傢伙永遠不去睡覺，却無聲的站着估價些甚麼鬼主意！總之，這一條線上的半死氣象，和黃浦江中大小船隻溟濛烟霧，蒼蒼茫茫的水波，形成整個的不應不尬。

電車要到五馬路轉灣了，他纔猛然省悟過來這一條路走得冤枉了。爲甚麼要巴巴的坐上六號的電車兜上這麼大的一個圈子？爲甚不多走兩步，跑到北河南路口，上五號的公共汽車一直到愛多亞路下來呢？再不然，跳上任何一號的車，都比這個簡便。他一氣，便在停車的時候下來了。

——我是糊塗了，世路的奔波已經把我的方向弄迷了！上海，不願意再來的

地方！又不得不來！來了，却生疏了！

他心裏這麼想着，獨自沿着馬路向前走。想着前年在南市小機關作事。想着在上海所遇到的一些人物，大多是洋行小鬼，即不然，也是洋奴化了的人，頭髮永遠剪得淺淺，梳得油光水滑，嘴裏永遠夾雜着洋涇濱英語和匯水的高低，荷包裏永遠有香檳馬票和女人的手絹子，洋服永遠是燙得平平的。這都是使他最頭痛的東西。而他從現在起，不能再為接觸。他想到燙得平平的洋服，不由無意的掠了自己身上一眼。一身風塵蹣跚的落魄裝呀！然而正有一種兀傲歷落的風骨不在這一身破舊的衣服上面，却也不在這衣服以外。這一身衣服至少比那些漂亮的衣服要沒有俗氣些。這樣，他不由又悠悠的微笑起來，近乎一種冷笑。笑的他自己是一個地道的窮光蛋，為甚麼却小資產階級的無聊名士意識會這麼深！

已經到法租界的一條靜街上。他走進總衙堂口，轉入橫巷看着看着，看見一

家後門。那油垢的門板上露出變黃了的白漆字，標出五十七號。叫門罷，嘿，還沒有起來，豈有此理！他看見開門的那個老媽子，正還是以前那個黑黑胖胖的無爲州大腳娘姨，便高興的笑了一笑，邁過竈披間，大踏步竄上樓梯了。

「那個？那個！」樓上人聽到樓梯響得這樣急切，主人翁的腔調擺出來啊。「那個？你還要問的是那個！航空快信接着沒有？……這早晚還撲着太太睡！」

「哈哈！老華！來得這麼快！……信接着了。」主人帶着半邊臉的肥皂沫子，短襖兒開了門迎客人進去。左手上的保安剃刀並不妨害右手的行禮。「你瞧，還是這麼愛尋開心啊！……我打算去接你的。又怕你在南京要住兩天。夜車來的？坐坐坐！」

門又響了。太太蓬着頭髮，斜敞着旗袍領子，趑着一對繡花拖鞋進來。應該

是從澡間裏出來的，手指間還夾着半支烟捲兒。她笑嘻嘻的就向那張枕衾凌亂的床上坐了。一套上海化的女人家的寒暄親切辭令像台上道白似的流將出來。於是乎茶呀，烟呀，圓鐵盒裏的牛奶糖呀，都由女人家導演娘姨，排出一番應有的節目。主人翁藉着這個機會，騰出空閑將其餘的半邊臉剃乾淨了。

「今天是個大禮拜日，本來還可以睡的，我們可早起來了。真可恨！昨天夜裏挨了人家兩個三番，……」他收拾好了轉過身來坐下，却目送女人出去裝飾，口裏溜的是他心中要事。倏的他居然想起正題來了：「喂，君彥，我們分別這樣長遠了。你也不常有信來。我簡直就一個字不寫。你到北平的情形怎樣？這回到上海想必又有了甚麼辦法。老弟，說給二哥聽聽！」

「說起來也不過這麼一回事。始終在平凡窮困裏面打圈子罷了。我最初並沒有到北平，因為我不打算去。那塊地方，我實在太熟習了。所以我跑到太原去了

。北平的朋友知道我失業太久了，纔叫我回到北平。誰知在北平住了幾個月，除了我那幾個朋友之外沒碰見鬼，也沒碰見人。盡碰見些個『不湊巧！』我的朋友和我一樣着急。他又覺得把我叫了去，結果還是讓我兩手空空，十分不好意思。他千方百計的替我在上海一個甚麼中西文化社裏面弄到一個事情。我所以又回到上海來了。」

「很好，這就是一個好辦法，」這位賢主人的嘴裏總是脫不了『辦法』這一類的話頭兒，正如他的癖性喜歡自稱是『二哥』一樣。因為喜歡自稱二哥，當然所有的熟人，除了他的『股長』『課長』之外，都是『老弟』了。「你瞧，前年年底一定要走，放着好好兒的事不幹，現在還不是回來了！既然回來了，這個辦法就正當了。老弟，不是我說你，我就愛在好朋友面前說直話！你的性情有點兒像匹子叫驢，不大馴良的。要知道，人生在世應該隨遇而安。你瞧二哥我，吃海

關多少年啦！在天津我住得不錯，在青島我也住得滿好，憑咱一個北方人，現下在上海也是老資格啦！只要海關不調動我，我就永遠住了下去。調動我，我就另換一處。橫豎那兒都是一樣。成天的上上公事房呀，下來了打小牌兒，買幾張春季大香賓，回力球兒也可以耍一耍的。這是人生正道！這是個辦法！老弟，你現在既有了這個好辦法了，就照這辦法辦。不用三心二意，你就聽我的。咱李克家李二哥，向來不會拿虧給人吃，老弟！」

煙縷兒從華君彥的口中嘔出來。他嘔成一片薄霧，彷彿是隔離了他們之間的堵牆。他聽這位『二哥』的人生哲學講義已經不少。現在又該輪到他來聽。那麼，只好洗耳恭聽嘍。他聽完了一大段，笑了一笑說道。

「是呀，我現在就打算老老实實照你的辦法辦。跑來跑去的，真的把人也跑厭煩了。不過，事情不由人打算，譬方說，這個文化社的事，原本就是瞎湊合上

的。湊得合式不合式，現在完全不知道。而且又安知我去了，這事準還在？我到北平，也是和到這裏來的情形一樣的。甚麼都說定了，但還沒能夠在北平站住。誰知道在上海準站得住？可見我雖然跑去跑來：也不能完全應由我負責。……嘿，說起真可笑，我有一個朋友現在南洋，居然作買賣作得很不錯了。他寫幾次的信叫我到那兒去。要是真沒飯吃，我就到南洋罷。可是話又說回來了，我的朋友也不少，縱然我要飄流，他們也不讓。我就是沿門托鉢，也還托不到那兒。這不過極言人生的無定罷了」。

「你這話就叫強辭奪理！……」李二哥說得聲高而且響，臉上却掛了濃厚的笑容，足以抵消他聲音的嚴肅性。「到上海來有甚麼拿不準？明天早上是禮拜一。你一早就去，決無問題。你那許多的不湊巧，就不會出在我身上。爲甚麼呢？就因爲你有許多朋友，我可沒有。你的朋友多，所以辦法多啦。但是也因爲朋友

多，鬧得你到處轉。像我一年就不寫一封信。見了面，大家全是朋友。不見面呢，你上那兒講朋友去？因此之故，省了許許多多的麻煩。我就好好兒的捧了一個飯碗吃上他一輩子。你看這辦法比你那辦法怎樣？」

李二哥最後這句話說得又響亮起來了。這『響亮』裏面包含了百分之二百的肯定和得意，使得華君彥哈哈大笑，他颼的一下將手上的烟捲兒投到水盂裏。

「對啦！對啦！所以你走出去，人家喊你二少！……所以我就成了白俄！」

「甚麼事兒說得這麼高興呀？……嚙！還是這麼愛咬着下嘴唇兒！」李太太

一下進來。第一句話剛完，她忽然像發現了礦苗樣的，向李二哥嘆哂一笑，用手遠對華君彥嘴上指着。可不是嗎！老華的上面牙齒正微微咬着下嘴唇的左側，顯出精神興奮的樣子來，下唇被咬得斜了一些，上唇却微微翹起，翹得那麼透勁！

「華先生！我瞧您這個脾氣兒改不了啦。說話稍微一來勁，嘴唇兒立刻就咬